

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选

兰州大学 中文系
现代文学教研室编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目 录

(三)

白杨礼赞.....	茅 盾 (1)
家 (节选)	巴 金 (4)
骆驼祥子.....	老 舍 (32)
日出.....	曹 禺 (54)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218135

白杨礼赞

茅 盾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毡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罢？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有三五株，一二株，傲然地耸立，象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慷慨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象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丫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象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坚强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象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激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

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干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六二

家

(节选)

巴 金

二六

一个晚上，在电灯光消灭以后，鸣凤被唤到太太底面前。在黯淡的清油灯光下，露出周氏底没有表情的胖脸。虽然从这脸上她猜不出太太所要说的话，但今天的某一件事情已经使她预料到有什么不幸的事要发生了。她怀着颤抖的心，立在周氏底面前，甚至她底眼光也有点摇晃不定。在说话的时候，周氏底脸渐渐变为浮肿而成了一个很大的圆的东西，不停地在她底眼前摇荡，使她更加胆怯了。

“鸣凤你在这儿做了这几年的事情，也做得够了，”周氏开始慢腾腾地说，但依旧比别人说话快些，而且说了几句以后就说得愈加快，好像一盘珠子在滚着一般。“我想你也愿意早些出去，今天冯老太太又来商量那件事情，她已经和老太爷说好了，要讨你去给冯老太爷做姨太太。下个月初四是个好日子，就要在那天接人去。今天是二十六，离初四还有七天。从明天起你不必做事情了，你可以休息几天，等着到冯家去……你到冯家去要好好地服侍冯老太爷两夫妇，听说冯老太爷底脾气很古怪，你遇事要将就他，不要自己使性子。还有他底少爷们年纪也不小了，他们都讨了少奶奶，你也应该尊敬他们。你在我房里做了几年丫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觉得没有好好待过你。这是我底良心话。现在给你

找到这桩亲事，我也算放了心。冯家很有钱，只要你在那边安分守己，你一生穿衣吃饭是一点也不用忧愁的。这样比五太太底喜儿要好多了。……你走了，我也很念你。你伺候我几年，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我明天就叫裁缝来给你做两套好衣服，还给你预备点首饰……”她还要说下去，却被鸣凤底哭声打岔了。

这些话底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利刀刺着鸣凤底心，她只得任它们乱刺着，没有武器来防卫自己。她底希望完全破灭了。人们甚至连她所赖以生活的爱情也要给她夺去了。把自己底青春拿去服侍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子，得不到一点爱抚，自己只给人家做了发泄兽欲的机器。在那种人家里做姨太太的人底命运是极其明显的：流眼泪，吃打骂，受闲气，依旧会成为她底生活里的重要事情。所不同的是那时还要把她所宝贵的贞操拿给那个不认识的脾气古怪的老头子去蹂躏。做姨太太，这是何等可耻的事。在平日她们丫头底骂人术语里，“给人家做小老婆”也就是一句。便在小小年纪的时节她就已认为做姨太太是极端的不幸了。然而经过了八年的忠心的，烦重的苦工之后，她所得到的报酬，却是去做姨太太，去给人家蹂躏，给人家折磨。黑暗，在前面依然是那浓密的黑暗，那一线被纯洁的爱情所带来的光明也给人家摧残了。一个青年底温和的面颜在她底面前溜了过去，接着许多狞笑的歪脸恶狠狠地向她逼来。她害怕地用手遮住脸，她很像在和什么可怖的幻象挣扎。忽然一个声音在她底耳边响起来，好像有人在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的。你不能够改变它们。”于是一种不可抵抗的绝望的感觉占有了她。她忍不住伤心地哭起来。

周氏底话像珠子一般地滚着。她一口气说了许多，很难马上止住。这时候她才注意到鸣风底这种不寻常的举动，而且也听见了这少女底悲惨的哭声；一种惊愕的感觉抓住了她，她闭了口，注意地观察着鸣风底举动，她还不能够明白鸣风为什么要这样伤心。但她已经被这少女底哭声感动了。她温和地问道：“鸣风，怎么了？你哭什么？”

“太太，我不愿意去！”鸣风底口里迸出了这哭声。“我宁愿在这儿做一辈子的丫头，服侍太太，服侍小姐，服侍少爷。……太太，我只求你不要叫我去，我在公馆里头事情还没有做得够！……我在这儿才只做了八年。……太太，我底年纪还这样轻，请你不要把我嫁出去。……”

这情形触动了周氏底平常很少被触到的母性，她很感动。对这婢女她突然感到了母亲对女儿的爱怜，她带着凄然的微笑说：“本来我也怕你不愿意，实在说来冯老太爷年纪太大了，论年纪你可以做他底孙女，他底婢气又古怪。然而这是老太爷的意思，我也只得听从。不过只要你到了那边好好地服侍着冯老太爷，日子也并不怎样难过，倒强似嫁一个贫家汉子，连衣食也顾不周到。……”

“太太，我宁愿受冷挨饿，我不情愿给人家做姨太太……”鸣风吐出了这句话以后，觉得自己底全身的力量都丧失了，她站立不住，跪倒下来，抓着周氏底膝头哀求道：“请你不要把我送走，我愿意在这儿做一辈子的丫头。我愿意服侍你一辈子。……太太，可怜我，我底年纪还这样轻！……可怜我罢，你打我，骂我都可以，只是不要送我出去，不要把我送到冯家去，我不愿意过那种日子。……我怕，我怕过那种日子……太太，请你发点慈悲心，可怜可怜我罢。……”

太太，你喊我做别的事，我总是听话的。……”她说到这里，一阵更大的悲哀压倒了她，她觉得有什么东西潮也似地从她底心底直涌上来，无数凄惨的话语到了她底喉边又被咽下去，她底口已经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她不能再说一句，只顾低声哭着，愈哭愈伤心，她觉得要把她底心也哭出来了才痛快。

周氏被鸣凤这一哭引起了自己底心事。看见那个跪在她面前把头俯在她底膝上哀哭着的少女，她也觉得凄然了。这时候她底母性完全被触动了。她并不推开鸡凤，却温和地用手抚摩鸣凤底头发，像母亲对女儿那样，她爱怜地说：“我也知道你太年轻一点，老实说我也不愿意把你送到冯家去的。……然而这是老太爷答应了的。他底脾气很古怪，他说要怎么办就得怎么办，我做媳妇的人怎敢违抗他？……现在没有法子挽回了。无论如何你初四一定要去……不要哭了，哭也没有用。……好好地壮起胆子预备到冯家去罢。到了那边也许会有好日子给你过。不要怕，有好心的人终有好报的。……快起来，你现在可以去睡了。”

鸣凤把周氏底腿抱得愈紧了，她觉得这时候只有这一双腿是可以救她的。她绝望地作最后的努力哀声说：“太太，你真不肯救我？你一点也不可怜我？……救救我罢，我宁死也不愿意到冯家去。她抬起头来，把她底满是泪痕的脸对着周氏的眼睛，她把手伸上去祈祷似地说：太太，救救我罢。”这声音非常凄惨。

周氏不住地摇着头凄然说道：“现在没有法子可想了。我自己要不放你去，也不行。老太爷底话，连我也不敢违抗。……快起来，好好地入睡罢。”她说便伸手去拉鸣凤。

鸣凤丝毫不抵抗，让周氏把她拉起来。一切的希望都断绝了。她茫然立在周氏底面前，觉得好象是在做梦。她痴痴地立了片刻。又把眼睛向四面看，周围是模糊的一片，阴沉沉

的，没有一线光明。她底哭声止住了。她还在抽泣。最后她连抽泣也止住了。她极力捺住悲哀，用冷淡的，但依旧是凄凉的声音说：“太太，我听你底话……”她还想说什么，但看见周氏疲倦地站起身子，又听见说：“好，只要你肯听话，我也就放心了。”她知道再留在这里多说也没有一点用处。她一生中从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凄凉的。她无精打采地说一声：“太太，我去睡了。”便慢慢移动脚步走出了太太底房间。她用手按着自己底胸膛，她怕她底心会炸裂。周氏看见她出去了，望着她底背影叹了口气。周氏这时候很同情她，悲惜她底不幸的命运，但过了一会儿又把这少女的事情完全忘在脑后了。

天井里只有一片黑。鸣凤看不见一个人影。黯淡的灯光从觉慧底房间里射出来。她本来想回到仆婢室里去睡，却被这灯光引诱着轻脚轻手地走到了觉慧底窗下。三扇玻璃窗都被白纱的窗帷遮住了。灯光从细孔里漏出来，投了美丽的花纹在地上。这窗帷，这玻璃窗，这房间，如今在她底眼前变得非常可爱了。她不眨眼地立在窗前的石阶上，仰望着白纱窗帷。她屏住呼吸，不做出一点声音，唯恐惊动里面的人。过了一些时候，渐渐地那白纱窗帷带了空幻的色彩，而变得更加美丽了。模糊中在里面出现了美丽的人物，男男女女，穿得很漂亮，态度也很轩昂。他们走过她底面前，带着鄙夷的眼光看她一眼，便急急掉过头走开了。忽然在人群中出现了她朝夕想念的那个人，他投了一瞥温和的眼光在她底脸上。他站住，好像要和她说话，但后面一群人猛然拥挤过来，把他挤得不见了。她注意地用眼光去找寻他，然而在她面前白纱窗帷静静地遮住了房里的一切。她看不见别的什么。她逼近

窗户想伸头去望里面，但窗台较高，她底头达不到。她试了两次，都没有用，便绝望地退了几步，一个不留心，她把手触到了窗板，发出一个低微的响声，接着房里起了一声咳嗽，正是那人底声音。她才知道他还没有睡。她盼望他会走到窗前揭起窗帷来看，她怀着颤动的心在那里等待着。然而里面又寂然了，只有笔落在纸上的极其低微的声音。她又走去在窗板上敲了两下，她盼望他会听见这敲声。但这一次他只在里面做了两下响声，好像是把椅子移动了，接着落笔的声音更勤了一点。她知道轻敲是没有用的，待要重敲，又恐怕惊动了别人。因为他是和他底哥哥同住在这房间里面。然而她还怀着最后的希望，又一次走到窗前轻轻敲了三下，又低声叫了一声“三少爷”，便退了两步，静静地站着。她想这一次他一定会出现了。但过了一些时候还是没有动静，只是落笔声音更急了。接着她又听见他放了笔，过后用惊讶的声音说：“怎么就两点多钟了……明早晨八点钟还有课。…”于是落笔的声音又起了。

她痴痴地立在那里，她明白再要敲也是没有用的，他不会听见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他底这两句话还在她底耳边荡漾，在她，它们是比音乐还好听。她默默地回味着这两句话，她觉得他就在她底身边，活泼的，热烈的，和平时一样。忽然另一个思想又来到她底脑里，她想，像他这样正需要着一个女人来爱他，来照料他，来服侍他，她又知道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人像她这样地爱他的了，她真愿意为他做一切的事情。然而同时她又知道有一堵墙壁横在她和他的中间，而且现在人们就要送她到冯家去了，并不要多久，就在七天以后。那时候她便成了冯家底人。她再没有机会看

见他了。任她怎样受人侮辱，怎样呻吟哀叫，他也不会知道，也不会来拯救她了。分离，永久的分离，这情形比死别还难堪。这时候她觉得她底一生就这样完结了，以后的生活只是更大的受苦，这样的生活是值得留念的。当她向太太说“宁死不愿意到冯家去”的时候，她并非拿这话来恐吓人，她确实想到那个“死”字的。大小姐曾经屡次教过她，这“死”字便是薄命女子底唯一的出路，她很相信这个。

房里的一声长叹把她从纷乱的思想中唤起来。她凄凉地把眼光往四面轮了一转。周围静寂寂没有人声，黑魑魑没有光明。她忽然记起来几个月以前曾经有过与这相似的情景，那时候是他在窗外而她在房里。而且那时的传闻如今却成了事实。她又细细回味着那一晚的情景。她想起他对她的态度，又想起她对他说过的话：“无论如何我赌咒不去跟别人……”她底的心好像什么东西绞痛着，她底眼睛又被泪珠润湿了。房里的灯光爱怜地抚着她底头，她很痛切地感到自己仿佛是一只船迷失在黑暗的海里，只有那灯光才是她底指路的明灯。她带着贪梦的眼光看那灯光，渐渐地一种欲望有了她。她想不顾一切地跑进房里，跪倒在他底面前，向他细细哭诉她底痛苦，并且哀求他把她从不幸的遭遇中拯救出来。她愿意永久给他做奴隶，爱他，服侍他。

她决定要跑进去了。然而……眼前一阵漆黑。房里的灯光突然灭了。她睁大眼睛，但她什么也看不见。她拔不动脚，孤零零地立在黑暗里。无情的黑暗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过了一些时候，她才提起脚，慢慢地往自己底房里走去，一路上什么都不存在了。她只顾在黑暗中摸索着，费了许久的功夫，她才摸到自己的房间，推开半掩着的门进去。

那盏瓦油灯上结了一个大灯花，使微弱的灯光变得更阴暗。屋子里到处都是阴影。两边放了几张木板床，上面摆了一些死尸似的身体。粗促的鼾声从肥胖的张嫂底床上发出来，四处撞击，显得很可怕。鸣凤一进门便吃了一惊，连忙站住，打起精神四面一看。她懒洋洋地走到桌子前面，把灯芯拨了，灯花去掉。屋子里顿时亮了许多。她正预备解衣服，忽然一阵悲哀压倒了她，她支持不住就伏倒在床上哭起来，头紧紧地压在被上，不多时就把被辱弄湿了一滩。她愈想愈伤心。后来她底哭声把对面的张嫂惊醒了。那肥胖的女人在睡梦模糊中用不十分清楚的声音问：“鸣凤，你在哭什么？”她不回答，只顾哭着。那女人翻了一个身又睡熟了，剩下鸣凤一个人伤心地哭着，一直哭到她进了睡梦中的时候。

从第二天起鸣凤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她整天不露一个笑脸给人看，做事情也是没精打采的，而且怕和人接近。她看见一个人，马上就疑心她底事情已经被那人知道了，在那人底脸上她就发见了轻视或嘲笑的表情，她连忙躲开。她看见两三个女佣或仆人轿夫在一起谈话，她就疑心她们(或他们)是在谈论她底事情。“姨太太”，“小老婆”，这几个字好像到处都有人在说，后来甚至主子们也谈论起来了，有一天她好象听见五老爷和人说：“好一个标致的姑娘，却白白送给老头子去做姨太太，真可惜。”又有一次她又似乎在厨房里面听见那肥胖的张嫂鄙夷地说：“呸，年纪轻轻就给死老头子做小老婆。再有多少钱我才不干咧！”又一次她给三小姐端茶，不小心把杯里的茶倾了一半出来，三小姐接过茶杯不高兴地哼了一声。她转过背走不到几步，似乎听见三小姐在

后面冷笑道：“哼，连端茶也没有心肠，我晓得你现在是冯家的姨太太了”到处她都听见这一类嘲骂的语句。她什么地方都不敢去了，除了每天两顿饭以外，其余的时间里她不是躲在自己房中就是藏在花园内，孤零零的，没有人来陪伴她，有时候婉儿或喜儿来找她谈些话，但是她们也很忙，只能够偷偷地抽出一点空时间来看她。

这儿天里鸣凤很想找到觉慧，和他样细地谈一次话。她时时刻刻等着这个机会。然而近来觉慧两兄弟似乎比从前更忙，他们每天早晨绝早就出去上学，下午很迟才回来，有时候晚饭也在外面吃，即使在家里吃晚饭，吃过饭后也就马上出去，往往到九十点钟才回家，回来就关在房里写文章或读书。她每天简直很少有机会和觉慧见面，即使两人迁着了，也不过是他投了一瞥爱怜的眼光过来，温和地看她几眼，或者对她微笑，却没有和她谈话。自然这些也是爱底表示。她觉得他底忙碌是正当的，虽然因此对她疏远一点，但这也不能怪他。反而他在百忙中还记着她，这使她更加感激了。

但这思想也不能使鸣凤宽心。日期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她必须和觉慧谈一次话，把她底痛苦告诉他，看他有什么意见。无论如何她必须和他商量一下，然而他仿佛完全不知道一事情。他并不给她一个这样的机会。花园里近来也没有他底足迹。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她可以见他一面，但他放下饭碗就匆忙地走了，待要追上去说话也来不及。晚上他们回家很迟，又忙着读书作文。再要找像从前那样的和他一起玩耍谈笑的机会，如今是不可能了。

初三日终于到了。鸣凤底事情公馆里有很多人知道，然而觉慧却不晓得。他真不知道，这并不是因为别人瞒了他，

这是因为：一则，在外面他们周报社里发生了变故，他用了全副精神去应付这件事，就没有心肠来管家理的事情；二则，他在家时忙着写文章或者读书；即使有机会听见别人说起鸣凤底事，他也连忙避开，他怕别人知道他和鸣凤的关系。

这初三日在觉慧是和别的日子一样，然而在鸣凤却是最后一天了，她底命运就要这一天决定了；或者永远和他分离，或者永远和他厮守在一起。然而事实上后者底希望却是非常之少。她自己也知道。自然她满心希望着他能够来拯救她，她能够永远和他厮守在一起；但是在他们两人中间横着那一堵不能够推倒的墙壁，使他们不能够接近。这就是身份底不同。她是很知道的。她从前在花园里对他说“不行，不行……我不要你讨我”时，她就已经知道这个了。虽然他答应过要娶她，然而老太爷，太太们以及所有这公馆里的人全横在他们两人底中间，他又有什么办法？在老太爷命令下现在连大太太也没有办法了，更何况做孙儿的他？她底命运似乎是已经决定无可挽回的了。但她还不能完全放弃那最后的希望，这好像是自己在骗自己，因为她明知道是一点希望也有了，而且也不能够有了。

这一天她怀着颤抖的心等着和觉慧见面，然而觉慧回来时已经是晚上九点钟。她不能忍耐地走到他底窗下。听见他底哥哥说话的声音，她觉得胆怯了。她在那里徘徊着，不敢进去，但又不忍走开，因为今晚再错过机会，不管是生与死，她一生就永无再见他的一天了。

好容易过了一些时候，屋里起了脚步声，她知道有人要走出来，便连忙往角里一躲，果然看见一个黑影从里面闪出

来。这是觉民，她看见他走远了，便急急走进屋里去。

觉慧正俯着头在电灯光下面写文章，他听见她底脚步声并不抬起头。他也不去分辨这是谁底脚步声，只顾专心写文章。

鸣凤看见他不抬起头，便走到桌子旁边畏怯地但也温柔地叫了一声“三少爷”。

“鸣凤，是你？”他抬起头惊讶地说，对她笑了笑。“什么事？”

“我想和你说几句话，我……”她说话时两只忧郁的眼睛贪婪地望着他底带笑的脸。她底话未说完就被他接下去说：

“你是不是怪我笑这几天不和你说话？你以为我不理你吗？”他温和地笑道，“不是，你不要起疑心。你看我这几天真忙，又要读书，又要写文章，还有别的事情。”他指着面前一大堆稿件，几份杂志和一叠原稿纸对她说：“你看我忙得和蚂蚁一样。……可是又没有人帮忙，再过两天就好了，我就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再过两天，……我答应你，再过两天。”

“再过两天……”她绝望地悲声着这四个字，好像不懂得它们底意义，过后又茫然问道：“再过两天？……？”

“对的，他笑着说，“再过两天，我底事情就做完了。再过两天，我们就有很多的时间谈话了。”他又埋下头写字。

“三少爷，你现在真没有功夫吗？连一点儿功夫也没有？”她极力忍住眼泪，不要哭出声来。

“你不看见我这样忙吗？”他粗声说，似乎怪她不该多问，但他抬起头看见她底脸上罩着一层忧郁的颜色，没有一



点光彩，他底心马上就软了。他伸开手去抱她，站起来安慰地说：“你不要怪我，我答应再过两天一定好好地跟你玩。我还是一样地爱你。现在你可以走了。

让我安安静静地做事情。……快去，快去，二少爷就要来了。”他说完，放下她底手，看见左右没有人，便捧住她底脸，轻轻在她底嘴唇上吻了一下，对她一笑，做个手势叫她快出去，自己很快地回到座位上，埋下头，拿起笔继续做他底翻译工作，但是他底心还是怦怦地在跳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吻她。

鸣凤不说一句话，她痴呆地立着。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這時候想些什么，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她只顾用手轻轻去抚摩她底第一次被吻的嘴唇。过了一会儿她又喃喃地念着：

“再过两天。……”

这时外面起了吹哨声，觉慧又抬起头催促鸣凤道：“快去，二少爷来了。”

鸣凤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她底脸色马上改变了。她底嘴唇微微动着，但并没有说出什么，她拿非常温柔而略带忧郁的眼光贪婪地看了他几眼，忽然她底眼睛一闪，她底口里进出了一声“三少爷”。这声音异常凄惨。觉慧惊奇地抬起头来看，只看见她底背影在门外消失了。

“女人底心理真古怪。”他叹息地自语道，过后又埋下头写字。

觉民走进房里，第一句话就问：“刚才鸣凤来过吗？”

“嗯，”觉慧过了半晌才简单地答道。他依旧在写字，并不去看觉民。

“她一点也不象丫头，又聪明，又纯洁，又漂亮，还认